

Rabīndranath Tagore

The Wreck.

# 沉船

WINSHARE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印度] 泰戈尔 著  
倪培耕 彬仁 译

华夏出版社

5

343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The Wreck*

Rabīndranath Tagore

# 沉船

[印度] 泰戈尔 著

倪培耕 彬仁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船 / (印) 泰戈尔 (Tagore, R.) 著; 倪培耕, 彬仁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343-2

I. 沉… II. ①泰… ②倪… ③彬… III. 长篇小说—印度—现代 IV. 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194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 沉船

---

作 者 [印度] 泰戈尔  
译 者 倪培耕 彬 仁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何 莉 王其进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343-2  
定 价 14.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描写了大学生罗梅锡迫于父亲的压力，去接一位未谋面的姑娘来成亲。在沉船事故中，罗梅锡认错了人，把别人的新娘当成自己的妻子。为此，他在感情上很痛苦。小说还描写了纳利纳克希和格姆娜这对无比虔诚、无比善良的年轻夫妻经历的悲欢离合。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反映了民主思想与旧习俗的冲突，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

作者小传：

泰戈尔 (Rabī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文学教养的家庭。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校和孟加拉学院，却没有在学校里完成正规学习。但他从小就醉心于诗歌创作。1878年，泰戈尔按照父兄的意愿赴英国学习法律，可他很快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装帧设计：陆智昌

# 爱与和谐

## ——从《沉船》看泰戈尔的人生观

泰戈尔 1878 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怜悯》（未完成）至 1934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四章》，共写了 13 部中篇小说，其中《少夫人市场》（1883）、《贤哲王》（1885）、《小沙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纠缠》（1929）、《最后诗篇》（1930）和中篇小说《四个人》（1914）、《两姐妹》（1933）、《花圃》（1934）、《四章》（1934）等。除《少夫人市场》和《贤哲王》是历史题材小说外，其余均为社会题材小说。尽管他小说的题材主要描写孟加拉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画面，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并为印度的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

《沉船》是为娱乐读者而写的，被译成世界多种语言，受到令人吃惊的欢迎，这可能与曲折的情节和轻松的笔调有关。小说写印度知识青年罗梅锡与梵社姑娘海敏丽妮相爱，但教派和信仰不同，父亲迫使罗梅锡去远方结亲。归途遇上风暴，船翻落水，父亲、岳母诸亲人罹难。罗梅锡与一位名叫格姆娜的姑娘被冲上沙滩，因婚礼时，没有相面，两人误认为夫妻。罗梅锡最先发现这个差错，但他出于同情，不伤格姆娜的心，没有揭穿，把她送进女子学校学习；而自己向海敏丽妮求婚，正要办喜事，格姆娜与罗梅锡的纠葛被人揭穿，罗梅锡又不申明，急于外出寻找格姆娜的夫家，海敏丽妮无奈由兄长解除婚约。当得到罗梅锡向海敏丽妮说明情况的一封未发出的的信时，格姆娜才知道自己的遭遇，于是她离开罗梅锡，外出帮佣，寻找丈夫。格姆娜的真正丈夫纳利纳克希也在那场风暴里落水被救起，那时已成为海敏丽妮的导师。后来两人产生恋情，订了婚。恰巧，格姆娜找到纳利纳家帮佣，罗梅锡经多方努力向男女双方家眷说明了原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自己走向“茫茫的世界”；海敏丽妮第二次解除了婚约，离开了纳利纳克希。

整个故事的发展出于偶然因素：没有相面，遇上风暴，邂逅相遇，迟疑不决……但偶然寓于必然之中，没有教派和信仰的藩篱，没有传统婚姻的陋俗，没有主人公主观的疑惑和精神重负，有情人终会成眷属的。所以泰戈尔通过那支生花妙笔细腻地描绘了罗梅锡与海敏丽妮的纯真爱情以及不幸遭遇，控诉了吃人的礼教；同时，作家既批评了罗梅锡

的软弱和动摇，又颂扬了他那关心和同情别人的高尚品格。泰戈尔正是通过罗梅锡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泰戈尔总是把爱雨和关怀洒在女子身上，格姆娜的天真、执著，海敏丽妮的书卷、哀婉，使人掩卷，难以忘怀。

## 主要人物表

罗梅锡——男主人公，印度教徒。和海敏丽妮相爱，却又和格姆娜有着纠葛。最后，格姆娜离开了他。

海敏丽妮——女主人公，深爱着罗梅锡，却在哥哥的逼迫下解除婚约。后来和纳利纳克希订婚又退婚。

格姆娜——女主人公，纳利纳克希的新婚妻子，在一次沉船事故中和罗梅锡误认为夫妻。知道真相后，离开了罗梅锡，最后和纳利纳克希团聚。

纳利纳克希——梵社成员、医生，格姆娜的丈夫。

安纳达老爷——梵社成员，海敏丽妮和约庚德拉的父亲。

约庚德拉——海敏丽妮的哥哥，罗梅锡的挚友。曾反对罗梅锡和海敏丽妮的婚事，并解除了婚约；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和罗梅锡捐弃前嫌。

阿克希耶——安纳达老爷家的常客。曾帮助破坏罗梅锡和海敏丽妮的婚事。

克谢姆卡莉——纳利纳克希的母亲。恪守印度教规。曾希望海敏丽妮和纳利纳克希结成婚姻，后又反悔。

乌迈希——罗梅锡和格姆娜在途中遇到的一个流浪儿，并收留了他，对格姆娜怀有深深的感情。

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和罗梅锡、格姆娜萍水相逢，便深深地喜欢上了格姆娜，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

夏希穆基——恰格尔瓦尔蒂大叔的小女儿，和格姆娜情同姐妹。



# 目 录

爱与和谐

——从《沉船》看泰戈尔的人生观 / 1

主要人物表

一 / 1

二 / 3

三 / 6

四 / 8

五 / 9

六 / 11

七 / 14

八 / 18

九 / 19

十 / 22

十一 / 25

十二 / 29

十三 / 32

十四 / 37

十五 / 40

十六 / 43

十七 / 45

十八 / 49

十九 / 53

二十 / 58

二十一 / 63

二十二 / 66

二十三 / 70  
二十四 / 73  
二十五 / 76  
二十六 / 80  
二十七 / 83  
二十八 / 91  
二十九 / 95  
三十 / 99  
三十一 / 102  
三十二 / 106  
三十三 / 112  
三十四 / 114  
三十五 / 117  
三十六 / 119  
三十七 / 123  
三十八 / 127  
三十九 / 136  
四十 / 141  
四十一 / 143  
四十二 / 147  
四十三 / 151  
四十四 / 156  
四十五 / 159  
四十六 / 164  
四十七 / 170  
四十八 / 173  
四十九 / 176  
五十 / 179  
五十一 / 183  
五十二 / 188

五十三 / 194

五十四 / 201

五十五 / 205

五十六 / 216

五十七 / 219

五十八 / 222

五十九 / 228

六十 / 231

六十一 / 238

六十二 / 241

名家评论 / 247

泰戈尔生平和创作年表 / 249

谁都不怀疑，罗梅锡这次准能通过法律考试。执掌大学的智慧女神，从一开始就从自己的金色莲花座上，不断撒下缤纷的花瓣，变作奖章，赐给罗梅锡，而他也从未错过获得奖学金的任何一次机缘。

现在考试完毕，罗梅锡该回家了。可迄今未见他收拾行装，整理箱篋。他父亲曾来信，催他快些回家。他复信道，待考试成绩公布，马上启程回家。

安纳达老爷的儿子约庚德拉，是罗梅锡的同窗好友，住在隔壁。安纳达老爷是梵社成员。他的女儿海敏丽妮刚通过文科大学考试。罗梅锡是安纳达老爷家的常客，每到喝午茶时，他几乎总在座。即使不喝茶，他也常去那儿走动。

海敏丽妮洗完澡，喜欢去屋顶平台上，一边晾干头发，一边温习功课。恰在这时，罗梅锡也走上自家的屋顶平台，找个僻静处，独自坐下，胡乱翻书。自然，这个僻静处是个读书用功的好地方。不过，仔细观察，略加想象，谁都不难理解，这里的干扰还真不少，令人心烦意乱。

迄今，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及婚姻大事。安纳达老爷闭口不谈此事，自有理由。他有个年轻朋友，去英国攻读法律。安纳达老爷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因而内心不免偏向他。

那日茶桌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克希耶没有几门功课能考及格，但他并未因此减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嗜好，因而他也是海敏丽妮茶桌旁的常客。争论是由他挑起的。他大发议论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把利剑，不用磨得很锋利，仅凭自身的分量就管大用；而女人的机智却似一把修鹅毛的小刀，不论磨得何等锋利，终究无甚大用处，等等。

海敏丽妮懒得理睬阿克希耶那套荒谬议论。不过，当她哥哥约庚德拉竟也随声附和，举例菲薄女人智力低下时，罗梅锡再也耐不住了。他慷慨陈词，百般赞颂女性的品行。

这样，罗梅锡在对女性崇拜的激烈辩护的驱使下，竟比往日多喝了两杯茶。正在这时，一位仆役探身进屋，把一封便信交到罗梅锡的手里，信封上他的姓名是由他父亲亲笔写的。他匆匆拆开信，浏览了一

下，就匆忙结束了自己的辩护，准备起身退席。

众人诧异，问道：“什么事？”

罗梅锡慌忙答道：“我老父亲从老家来这儿了。”

海敏丽妮便忙对约庚德拉说：“哥哥，为何不请罗梅锡先生的父亲进屋？奶茶和点心都是现成的。”

罗梅锡连忙阻拦道：“不，今日别麻烦啦。改日再说，就此告辞。”

阿克希耶不禁心中窃喜，用不无嘲讽的口吻说道：“老先生也许忌讳在这里喝茶用饭。”这番话暗示着，安纳达先生是梵社社员，而罗梅锡的父亲则是正统的印度教教徒。

罗梅锡的父亲巴拉吉·莫罕一见儿子的面，劈头就说：“你明儿跟我一起赶头班车回家！”

“有什么紧要的事？”罗梅锡抓着头皮，问道。

“没有什么紧要的事？”巴拉吉·莫罕说。

“那又何必催我回去。”罗梅锡想知道个究竟，目光狐疑地望着父亲。然而父亲并不认为有回答儿子无声提问的必要。

傍晚时分，巴拉吉·莫罕出户拜访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些朋友。罗梅锡借机想给他父亲写封信。但刚写完“尊敬的父亲大人阁下”，他就不晓得从何处落笔了。他暗自思忖：“我与海敏丽妮已经有一种未经言明的、以身相许的誓言，如果现在还把未经公开的婚约瞒着父亲，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将是不合适的。”他试了几种写法，用了不少信纸，最后他又都撕掉了它们。

巴拉吉·莫罕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罗梅锡却悄悄地爬到屋顶平台上，翘首望着邻家的屋子，像夜游神似的不停地踮脚。

晚上九点，阿克希耶才从安纳达老爷家中离去。约莫九点半光景，这家的门上了闩。十点左右，客厅的灯全灭掉。大概十点半，这家人像是都沉沉入睡了。

翌日清晨，罗梅锡万般无奈，只得随父亲坐火车启程，离开了魂牵梦萦的加尔各答。巴拉吉·莫罕办事十分周到缜密，罗梅锡连改换车次的机会都捞不到。

一回故里，罗梅锡恍然大悟，家里已经为他物色了一位新娘，定下了结婚日期。他父亲巴拉吉·莫罕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香钱德拉当律师时，巴拉吉·莫罕穷困潦倒。多亏他这位朋友的提携，巴拉吉·莫罕才时来运转，发迹起来。

但是，那位伊香钱德拉不幸过早谢世，不仅身无遗物，还欠了一大笔债务。他孀居的妻子带着幼女，陷入贫苦无依的境地。如今，那个女孩正值豆蔻年华，到了该婚嫁的时候。于是，巴拉吉·莫罕决定提亲，让罗梅锡与她结成伉俪。

罗梅锡的亲朋中，有人反对这门亲事：“听说，那女孩长相不漂亮。”巴拉吉·莫罕听后嗤之以鼻，说：“我不懂这些论调，人又不是花朵或彩蝶，一谈起对象就先提及‘标致好看’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位女孩若是像她妈妈那般忠贞守节，罗梅锡就应该庆幸自己的好运！”

罗梅锡被“美好婚姻”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弄得心烦意乱，成天东窜西窜，希望找出一个口实，推掉这门亲事，但他设想了各种各样的计谋，没有一个经得住推敲。最终他鼓足了勇气，向父亲挑明：“爸爸，我无法答应这门亲事。我已和别的姑娘立下誓约。”

巴拉吉·莫罕感到意外，说：“你胡诌什么！女方为你举行过点红痣仪式了？”

“没有，没有点过红痣，但……”

“跟女方亲家谈了，一切都已经敲定了吗？”

“没有。还没有和她家提及，这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

“哦，没谈过？那好办。既然这么多日子你都没有开口，日后你更可以保持缄口不语。”

罗梅锡沉默片刻，又说：“但是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我做得太缺德了。”

“不与这个女孩成婚，你恐怕做得更不仗义了。”

罗梅锡再再无言以对。他暗自祈愿，这桩婚事能因某件突发事件而被推掉。

已请算命先生选定了举办婚礼的良辰吉日，这以后整整一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吉祥日期。罗梅锡心里盘算，要是因意外之事能敷衍过去那

一天，婚礼至少可往后推缓一年。

亲家住得很遥远，又只有水路相通，迎亲队伍只得坐船去。

途中，船只需要穿行两三条大小不等的江河，约莫有三四天行程。

巴拉吉·莫罕老爷怕有意外耽搁，宁可把时间算得宽裕，于是，提前一周选定一个黄道吉日，老大爷带着全班人马驾船出发了。

路途上一帆风顺。迎亲队不到三天就抵达赛默尔码头。距正式举办婚礼日期尚有四天时间。

巴拉吉·莫罕老爷原本打算提前两三天到达目的地。他未来的亲家，在赛默尔过着十分凄苦的生活。他早有意把她接到自己村子，让她过上舒坦日子，聊尽朋友之道。过去两家还没有结成亲家，他不便贸然启齿提出这种建议。这次趁操办婚礼时机，他说服了亲家。老太太在家乡除女儿外没有别的亲戚，因而，她没有理由拒绝去女婿家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况且，她还乐意给丧母的女婿以母亲般的关怀。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谁爱饶舌，就去饶舌吧，我认定了，女儿女婿的居住地就是我的家。”

于是，巴拉吉·莫罕提前几天来赛默尔，为老太太收拾清点，以便把她的杂物一起搬到她新居去。最后商定，待婚礼结束，大伙一起动身启程。所以，他特意从家乡带来几位女眷，以便途中有个照顾。

婚礼上，罗梅锡没有正确地念诵神圣的咒辞，而行“吉瞻礼”（新郎新娘互相对望，互讨吉祥之礼）时，他却故意低垂眼帘，露出沮丧的神情；洞房之夜，他始终不欢不言，听凭妯娌姑嫂说笑戏谑，闹着新房。通宵，他背向新娘睡在另一床头。次日天蒙蒙亮，起身悄然步出新房。

完婚后，迎亲队踏上归程。女眷们坐一条船，男性长辈坐另一条船，新郎和年轻男宾坐第三条船；第四条船载着一班鼓乐手，时不时闹哄哄地摆弄乐器，吹奏一些小曲，供人消遣解闷。

烈日当空，异常闷热。天空没有云丝，但远处四周，弥漫着一种离奇的雾霭。沿河两岸的树木，一片灰蒙蒙，树叶纹丝不动。船工们汗流浹背，叫苦不迭。天色尚未全暗，船工们恳求：“老爷，现在最好靠岸停泊——前面好长一段路没有个泊船的好地方。”

但是巴拉吉·莫罕不愿在路上多耽搁时日。

“我们绝不能在这里靠岸停泊，”他执拗地说，“今日上半夜会有月亮的，趁着月光，船驶到巴罗码头，再靠岸歇息。到时我会赏钱给你们的，继续行驶吧！”

船队离开村落，继续向前驶去。河岸一边，沙石闪闪泛光，另一边是陡峻的岸壁，随时都有下塌的危险。月儿钻出雾霭，但月光却像一双

醉眼，朦朦胧胧的。

天空，没有一点云丝，但蓦然间，不知从何方，传来一阵似雷鸣般的低沉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寂静。大家回头一望，只见一股如柱的狂暴旋风，挟带着残枝败叶，卷席着黑黑魑魑的沙尘，树皮草根像被一把巨帚扫起似的，向他们扑将过来。

“停船，快停船！不要慌，稳住！糟了，天哪！救命啊！”人们疯狂地喊叫，但谁都没有明白过来，转瞬间所发生的一切。

正如人们所常见的一样，一股强暴旋风，在横扫一切的道路，向前滚出，滚过那些船只，将它卷起又摔下，把挡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遗；顷刻间，一支小船队已荡然无存。



风消云散，氤氲消失，银色的月光，犹如一位寡妇身穿白得耀眼的丧服，覆盖着伸展到远处的沙滩。河心河岸，万籁俱寂，浩渺的河面，不见一条船影，没有一丝涟漪，仿佛死神给备受痼疾折磨的病人，赐予奇特的安宁。

罗梅锡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他费力地回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紧接着，刚刚发生的恐怖情景，像一场噩梦重新浮现在他的脑际。父亲和其他人究竟怎样了——他霍地跳将起身，欲想探个明白。他环顾四周，见不到半个人影！连蛛丝马迹也寻觅不到！他艰难地在沙滩挪步，竭力探寻他人的下落。

帕德玛河中间，有一个狭长条的沙洲，他正在这沙洲上举步。两边浸漫水，这个白茫茫的沙洲位居中间，恰似一个裸体卧着的皮肤白净的男孩。

罗梅锡从沙洲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不断搜寻着。猛然，他发现前方不远处，像是一件红色的衣服。他疾步走上前一看，却原来是穿着结婚红装的新娘，好像已经死去，卧躺在沙洲上。

罗梅锡曾学过人工呼吸的急救方法，能使溺水濒死的人复活。他一下又一下不停地将新娘的双臂，反复举过头顶，然后又把双臂放在她的腹部上。好长一会儿工夫，新娘才缓过气来，微微地睁开了双眼。

这时，罗梅锡早已精疲力竭，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连与新娘搭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新娘还没有完全苏醒，眼睛睁开了一下，复又合上。罗梅锡不由仔细端详了一番，见她能够呼吸了。于是，他静坐在水陆之间的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在生死未卜的情形下，凭借朦胧的月色，久久地打量着她。

谁说苏希娜姿色平常！展现在他面前，这个睡眠紧合的姑娘的脸孔，虽说娇嫩瘦小些，但在这广袤的天空下，无边无际的溶溶月色里，唯有这漂亮的脸庞，才是值得欣赏且可以引以为豪的生命。对此，罗梅锡深信不疑。

罗梅锡暂时忘掉了一切，暗自遐想着：“我在婚礼的嘈杂喧闹中，一直没有看她一看，还真做对了。要不然，我绝不可能在别的场合，以如此心情，瞥见她眼前那副娇态。我救活了她，我依照婚礼仪式念诵几